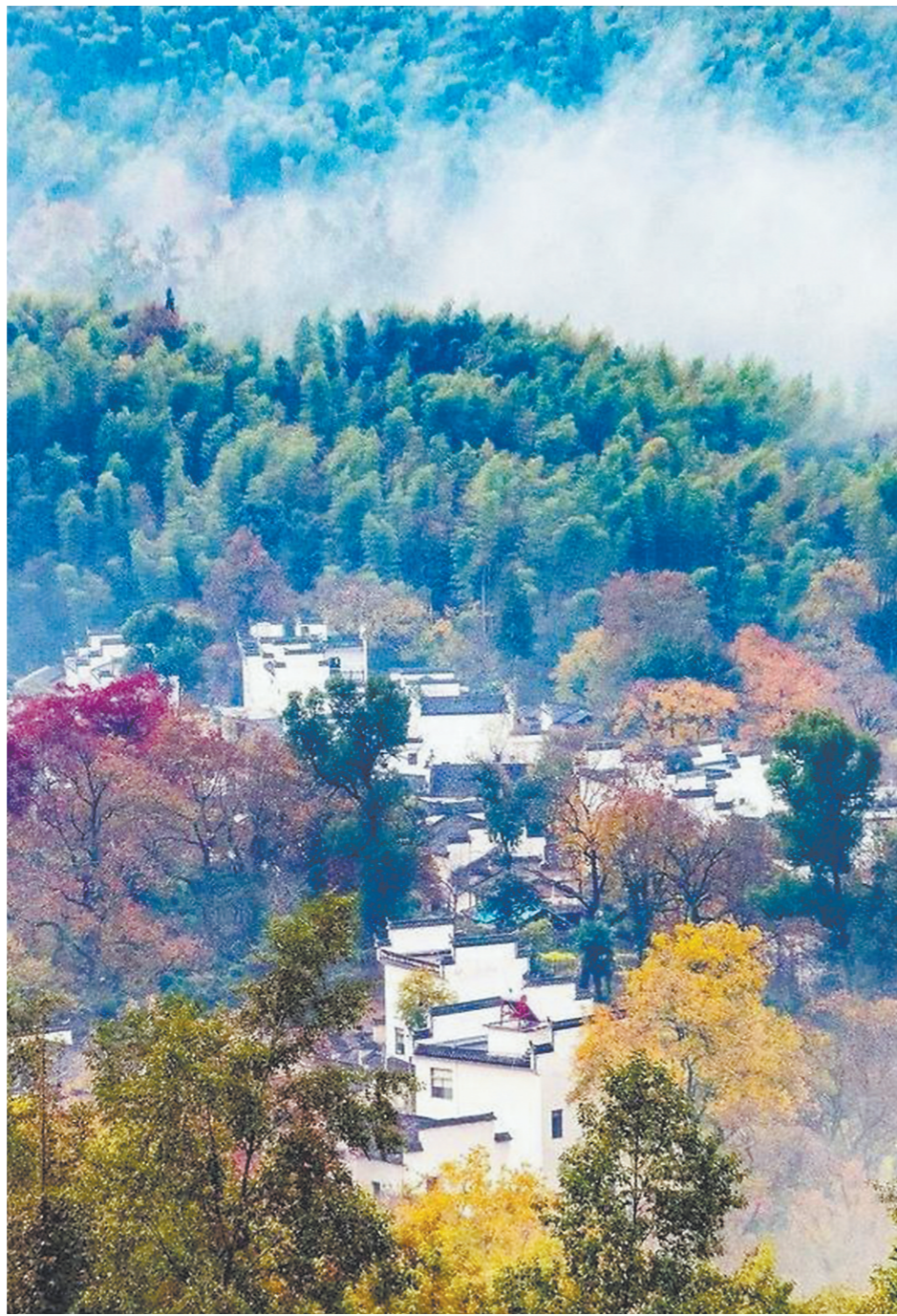


 随笔

# 山中“汤”事

□ 沉洲



姓。4000余人里，赖氏占七成，汤背居住的人都姓吴，两姓数百年来和睦相处。从赖氏祖庙出发，大约走了2000多米，接近东北面山麓，村道旁一条沟渠边上白气蒸腾，几个村民蹲在一旁，把宰杀好的鸡鸭兔浸入水中，五六分钟后提起，按压于渠边石块上轻松脱毛。有这等好事，提水烧锅都免了。推想过去，如果遇到传统节日，此地肯定人满为患，无处插足。眼前的情形让我颇为惊讶，依过

往经验，只有烧开的滚水把宰杀好的家畜全身烫一遍，头尾部分还必须加烫，才有手到毛脱的可能。可见此处温泉温度颇高，这与地质勘探部门给出的结论相吻合。

调查报告称：汤湖的汤背自然村，坐落于丘间小盆地，有利于地下水汇集。周边丘陵接受大气降雨后，人渗向下，补给到基岩裂隙中，形成基岩裂隙水。由于重力等作用再向深部径流，逐渐富集于断裂导水、富水

的破碎带，地下水在深部遇热源加热后，沿导水断裂向上运移，在地势较低洼的汤背区域出露于地表，从而形成本区的天然温泉。推断温泉群为小型中低温地热田，可开发利用的日流量2662吨。测得人工池水温58摄氏度，民房出水洞口水温摄氏62度。周边为农田、居民区，无工矿企业等污染源，环境条件较好。本温泉为弱碱性淡水，可命名为理疗热敷水、砵水，具有较高的理疗功能。

沟渠流出的温泉露头在村道一侧村户的庭院里，该户人家已将边上的两层房屋改造成一间间洗浴室，用不完的温泉水一路热气，自流入溪。有妇女在沟渠前头用桶取水，笑说当热水洗菜洗碗。如此挥霍，很是奢侈。从两屋之间的小路绕到山麓，距庭院里的温泉出水口10多米，筑有一圈三四平方米的椭圆形人工池，可见水底不停歇冒起一窝窝小水泡，这是古人所谓的“沸如蟹眼”，非常形象。池面上热气逸出，周遭飘荡着若有若无的硫磺味。这里就是村里公共汤池的接水口。拿两粒鸭蛋，放入水池底约15分钟，基本熟了。若搁在水温更高的水渠出口处，应该10分钟便可成形。

此前听当地人介绍，脑海这时浮现出一幅画面：下午到夜里，劳累一天的村民于此泡脚消乏，滋养身心。大家一起泡得开心，叙旧闲聊家常，情感交流带来了愉悦。汤池无疑具备了村信息“发布中心”和休闲场所的功能，每天泡一回汤，多少能探得一些汤湖及周边村子的家长里短，乡间百态。

闽西是客家人的聚居之地，客家人向来民风淳朴，热情好客。汤湖是纯客家村落，同样待人温暖和气，对人对事有超常的包容性。因此汤泉水被赋予了做人的道理，长辈们总是这样教育小孩们：要好好做人，像汤泉一样，不求恩泽天下人，却可以造福一方百姓。汤湖的人不视汤泉为己物，乐于共享，以至周边乡村的村民都会到此享受泡脚之乐。

泡脚文化结下善缘，村民的大方也给自己带来福报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在公共汤池两侧街面，渐渐形成汤湖村的下午温泉圩场。地上挤挤挨挨摆着竹制品、木桶、水果、蔬菜、各类种子和手工特产，街边的固定店铺有理发、服饰、点心、杂货、农资、茶馆、超市……一切应有尽有。“汤圩”夏天人少些，春季开始日渐多了起来，中秋过后进入高潮，参与者有四五百人之多。正月期间的“汤圩”，更是人山人海，熙熙攘攘。泡完汤的、准备泡的、纯粹做买卖和购物的，日日闹热，买卖红火。人口接近4000、地域不到5平方公里的汤湖村，因汤而盛，呈现出一派商贸繁荣景象，极大方便了附近一带村民们的日常生活。

数百年来，此处昼夜汩汩喷涌的温泉，温暖了汤湖村及周边四邻八乡近万人的生活，也带来乡村的人气兴旺。


 百姓记事

## 智慧的村庄

□ 黄义福

村庄里的人们背靠着自然和大地这位最为博大的母亲，总有一种天然的从容和快乐。

在安排生计和修筑居所上，农民与勤劳的蜂、聪明的鸟、充满着生命力的蚂蚁等土地上的生灵是多么相似。不知是谁跟谁学习了，还是冥冥之中的相通与默契，他们和它们都一样精明能干，懂得改造生活，都能就地取材，在夹缝中获取生存。比如修筑居所，有多少心灵手巧的小精灵，单单借助土地上遍地都是的泥呀草呀，就创造了许多神奇的建筑美学。

在我的家乡一带，当时的农户建的普遍还是泥瓦房，墙根翻了几层石头，墙面就用自制的方形土块和着泥浆平直地垒起来，上面再盖个瓦屋顶，大功就算告成了。这是一种习惯上采用坐北朝南方位的建筑结构，夏凉冬暖，深得农民们的喜爱。夏天天气炎热的时候，前门后门、前窗后窗一打开，东南风徐徐而入，人们就可以躲在屋子里纳凉歇息。冬天寒冷的时候，他们则关紧门窗，在农闲来临的时候，三个伙、五个一帮，围在墙根晒晒太阳，谈家事，聊天儿。已经是多少辈和多少年了，在永无休止的创造中，只要无灾无病，农民们就很满意，他们和飞来飞去的燕子没有两样，永远觉得生活是快乐的。

快乐的日子总是过得飞快。现在，农户们要像返迁的燕子一样，给自己的旧窝作一次简要的修补。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：由于一年一度台风雨的冲刷，房屋靠近东北两面外墙壁的泥浆已经有些斑驳破损，其中的方形土块裸露出来了，如果不作及时的修补，再过些年，房屋恐怕就要漏风漏雨了。这是迫在眉睫的事情。农户们说干就干，这次，他们在泥浆的调配上作了一些改进。他们找来了一些稻草，拿镰刀均匀地割碎，掺进了从沟渠里挖来的上等淤泥，作了充分搅拌。后来，他们拿这些新的草泥浆往外墙四周和上去，收到了耐风雨冲刷的理想效果。

我亲眼所见的鸟类不多，对鸟的感性认识比较肤浅，有关鸟类的书本知识所知甚少。所以，我至今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鸟类，在伴随着宗传承和血脉哺育中，为了筑巢，为了安家立业，它们几乎耗尽了毕生的精力。我所知道的是，在我家乡一带的地方，农户们大半生的努力和折腾，几乎都花在了居所建设和翻新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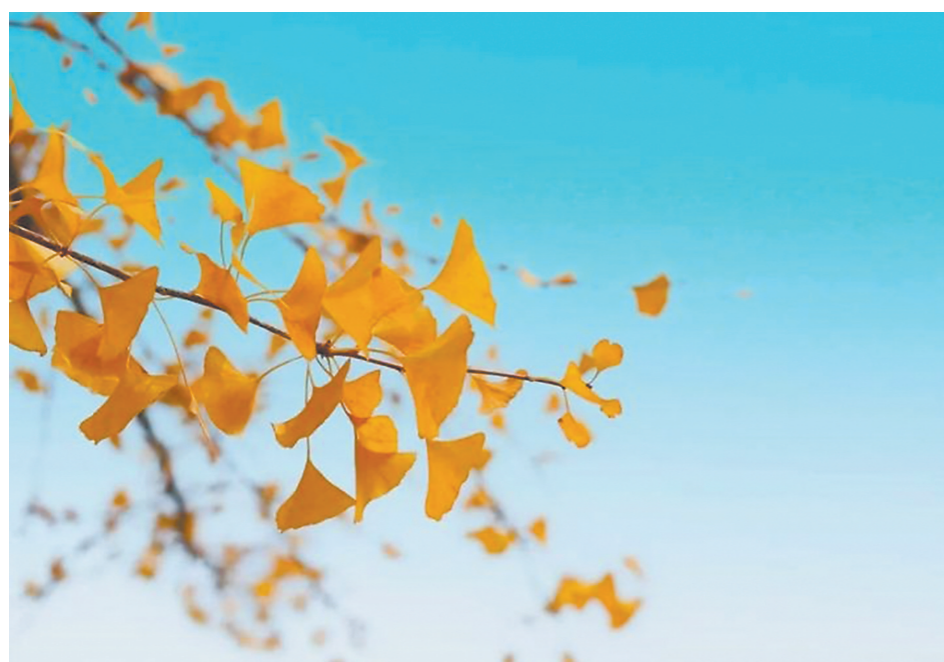
我拿农户和鸟类说事，是因为我始终觉得他们和留鸟一样，都有崇高的恋家情结，有延续家业血脉的不竭动力。家乡农舍的建筑风格，是一种在坊间口碑相传中相互仿造又相互攀比的建筑群落。它们以散落的方式楔在原野上，形成了原始的、亲情的、聚居的、民间的特性。这些建筑一般以就近取材的石块作为底座，以自制方形土块为墙体，或是用红壤土夯成墙壁。如果经济许可，墙体外面就再和上白灰，或是干脆贴上了规格相对规整的上等红机砖。不过，不管是盖大了还是盖小了，墙体如何砌成，农舍都习惯盖成瓦屋顶，就像鸟类们习惯给自己的巢做记号一样，用巢的形态，明确宣示巢的归属。说到屋顶，农户们倒是一改往日里亏待自己的苦作派，莫名地精致起来。他们就像灵异的空中抒情者，注重细节和修辞，以及情节的铺展。他们一层一层地铺摆瓦片，把屋面处理成了鱼鳞般的灵动效果，把屋顶弄出了明显上翘、带有几分骄傲意味又相互呼应的翘角来。有些人还在斜屋面的四个角落安上了鱼形的滴水瓦当。这样，下大雨的时候，与其他檐下断珠或断线不同的是，四个角的鱼滴水就会吐出泡泡。当然，这泡是吐大了，有点一泻千里的气势。在那些水缸缺水的雨天，农民们也愿意拿来脸盆和水桶，趁机往檐下盛水。更多的时候，在那些连绵不绝的雨天里，屋檐滴水实际上成了农民记忆时光的一种载体，他们凭窗而望，凝视雨帘，凭借屋檐上断断续续的滴水，在心里默默地记下了降水的时间：三小时、一个晚上，或是三天五日。

作为大地的访问者，雨水本来只想隔段时间对大地作一下犒劳和慰问，无意在人间留下什么痕迹，但屋檐改变了它的初衷。它有点儿生气，把气全撒在了地面上。它们借助雨滴，集聚了小雨水们的力量，把檐下的地面侵蚀成了坑坑洼洼的形态。这是可能撼动房屋基础的事情。农户急了，他们赶紧挑来一担又一担的小沙石，沿着屋檐、沿着雨滴可能插足落脚的地方，一路铺陈过去。这些小沙石最终不负主人的厚望，挡住了雨滴组织的一次又一次的侵袭。同时，它们还顺便为主人的孩子提供了启智的场所，任由孩子们拿小树枝在上面敞露心迹，勾画图案，演练算术。



# 以文“不朽”

□ 黄燕红



提起张燮这个名字，很多人脸上会立刻浮现出崇敬的神情，联想到明朝的晏海楼下，一艘艘帆船满载白银和洋货归来，张燮在月港码头“采访”舟师水手，衣袂翩跹卓然出尘；联想到古旧泛黄的12卷《东西洋考》，以及400多年来对这部著作的闪耀评价：一部研究中外关系史、经济史、航海史、华侨史的必读史料。

1617年，时年45岁的张燮，独自纂修完成《东西洋考》后，想必一定长嘘了一口气，露出了欣慰而自豪的笑容。艰辛劳累之后的放松和满足，最是惬意。

作为资深“张迷”，对于张燮这个名字，

我的思绪要飘得更远。眼前先是浮现龙海浮宫大桥的石碑“杨梅之乡”，“杨梅娃娃”饱满多汁的欢喜模样，诱人垂涎。然后，浮现万历癸丑《漳州府志》中的物产篇《果之属·杨梅》，书页上竖排的四列繁体字：“《博物记》曰，地有章名，则生杨梅。《林邑记》曰，青时极酸，既红，味如崖蜜。江淹颂曰，杯蕊挺实，涵黄糕丹，镜日绣整，照霞绮峦。《北户录》曰，有白色者，甘而绝大，今漳中亦有红白二种。”

杨梅篇的执笔者便是晚明漳州府第一才子张燮，字绍和(1573—1640年)，龙溪县锦江人(今龙海区石码街道)。杨梅生长于章

(通漳)，即烟雨煊热之地；精准的颜色味道，从青到红，从极酸到甜蜜；江淹的华丽赞颂，铺陈佳果点缀山峦辉映林壑的景色，令人在美感中浮想联翩；点出白杨梅及漳州品种。简明扼要四个“曰”，张孝廉(举人)的渊博、严谨、考证癖，已是跃然纸上。然而，张燮绝非趴在古籍上皓首穷经的老朽，而是个热衷于写作、喝酒、交友、旅游的俊彦，一生推崇内外兼修、儒道并行。光绪版《漳州府志》有其传记，评价“绍和性洒落，潇洒磊落淡泊，是真名士自风流。”

万历癸丑(1613年)《漳州府志》38卷，由时任漳州知府的闵梦得主修。古代地方志的“主修”，都是当地主要官员挂名，比如《东西洋考》主修五人，为“督饷别驾金陵王起宗校梓”，及龙溪县令、海澄县令等地方主官。他们喜欢在姓名前注明自己的籍贯，那份庄重那份情怀，如皎皎月光，温和映射到千百年之后的读者眼眸。实际操作者是纂修，即项目负责人，他们主导大纲拟定、计划安排、资源调动，直接决定着志书的风骨和水准，文采和逻辑。这版府志由8人纂修，领衔的是“郡人漳浦刘庭蕙”。

有趣的是，在纂修府志的12年前(1601年)，张燮创建“霞中诗社”，举起名噪一时、影响深远的文化旗帜。“霞中十三子”竟有五人同处府志纂修团，真是佳话一桩。他们是镇海林茂桂、长泰戴焜、龙溪徐奎、龙溪张燮、龙溪郑爵魁。张燮时年41岁，正值风华正茂。诗朋酒友一边切磋琢磨谈笑风生，一边爬梳史料惠泽后世，堪称一段高雅的流金岁月。张燮执笔的是第15卷《兵防志》，第26、27卷《风土志》。

漳州府(郡)的第一部志《漳郡图经》，纂修于宋朝大中祥符四年(1011年)，到清朝光绪，共修11志，各志上下连贯传承，串成最具

权威性的脉络，雄浑厚重宽广，共同呈现漳州1300多年的历史面貌，呈现改朝换代沧海桑田的坚韧轨迹。

国有史，地有志，家有谱，其纂修向来神圣而谨慎。张燮在写给林尧俞(字咨伯，万历十七年进士)的信中，感慨“此物卑琐烦杂，以质而核为主”。修志过程精微烦琐复杂，需要改正前志的错误，补缺补漏，归拢新增，确保延续性和完备性，对作者们的调查、检索、考证和综合能力有极高的要求。

纂修漳州府志的20年后，张燮受聘支持邻近，参与纂修崇祯版《海澄县志》。县志的纂修人员，由当地德才兼备的名士担任，以赋闲在家的进士和文坛泰斗为核心。海澄寓意“海疆澄靖”，有四部《海澄县志》传世。其中，崇祯六年(1633年)的《海澄县志》20卷，品质优秀十分抢眼。“石隐山人郡人张燮”——竖排的8个繁体字犹如一支笔，墨迹淋漓，至今傲然挺立在书页上。

耳顺之龄的名士再次拈起笔，担当修志重任。充沛的学识修养和阅历积淀，至亲凋零悲欢离合的淬炼，酿成一坛通透睿智的醇香老酒。舍他其谁？更重要的是，因为调研创作《东西洋考》的机缘，张燮对月港的深度解读，远超同时代的所有人。在淹贯史籍、提炼推敲的忙碌中，充满诱惑的“不朽”两字晃动着张燮眼前，如春风拂面，如秋月润心。他配得上这样的期待。大思想家黄宗羲赞张燮：“其文波澜壮阔而佐以色泽，万历年一作手也。”

在《汉魏七十二家集》的题词中，张燮情不自禁地多次流露“以文不朽”的观念。张燮凭着《东西洋考》——这部中国“海学”形成的第一部著作，首部闽人视角的世界海洋通商指南，让后人永远记住了他的名字。